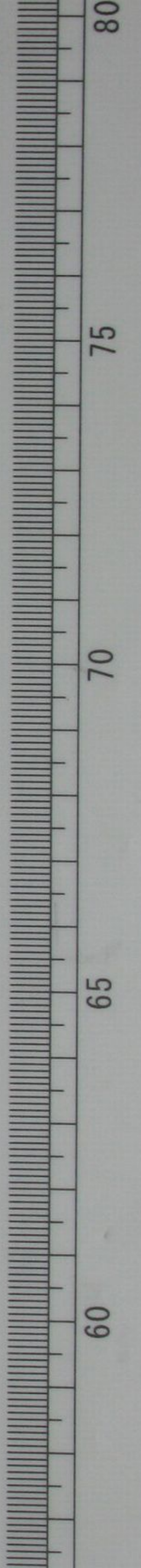




善書寶鑑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76  
3





風陵書屋藏

澤田瑞穂

九天開化主宰元皇司祿宏仁文昌帝君陰陽文註案

卷二

明顏 正廷表註釋 五世孫顏文瑞雲麓補案

徐應祥 仲悟

金星梧 沅石

曹元福 幼春

後學

翁會源 仲淵

全校重刊

張啟後 佑人

徐致祥 季和

勿登山而網禽鳥。

官書寶鑑

刊

F0276-(3)



註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苦口以示懲而

帝君懲惡之深。正誘善之切。處勿者。禁止之辭。上言蟲蟻。且要看。願况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爲林之所聚。則爲鳥之所棲。故網禽鳥者。往往登山而張之。言勿登山而網。則平地可推矣。禽獵殺生。獲報最慘。不可不戒也。

案楊寶山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又困于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嚙。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群雀來。哀鳴繞

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適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清白無比。夫一黃雀也。何稱爲王母使。而報應如是。蓋仙家佛子。常變化于庶類之中。亦遭劫難。藏經中言之鑿鑿。凡人豈能識之。所以人于魚鳥禽獸之微。能救濟之。往往獲大福報。爲此故也。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太守王夢龍



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復巾巾來還竟攫探者之巾以去太守審得其情杖其卒逐之不用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有羣雀啣一草衣墮下爭鳴不已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樹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答之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于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荆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王者責我曰衆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隣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惟伊唔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作折翅狀如是一二年作鳥鳴墮地而死

洪源董氏子好羅飛鳥燎其羽毛穿以竹而貨之後得奇病遍體生鱗皮鱗皺如樹疔癢難忍取火以燎乃定又頭痛必以竹片擊腦方緩如是三年而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氏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



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師乏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疹。遍身紫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  
韓金射鳥爲生。暑月乘涼坐廟門檻上。因取箭鏃刮耳中垢。風吹門轉。正擊其鏃。前貫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新塗人楊二以羅雀爲業。一日見寒雀棲于樹上。楊登枝網取。枝折而墮。頭刺竹尖。腦穿而死。  
王遵念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

病驚悸而死。驚之尚且不可。况網以取之乎。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竟自嚼其肉。吐滿臥室。自剗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章敬述補。

顧氏家僮吳某。亦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鳥銃打鳥。一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遍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事也。章敬述補。

勿臨水而毒魚蝦

註 毒者用藥殺之也。似不必拘定藥。凡網釣捕捉。皆謂之



毒然網釣捕捉。雖極惡孽。猶有脫逃之處。至于用藥。則一池俱滅。故毒指藥。看為是。亦舉其甚者言之也。若仰體上帝好生惡殺之德。則凡網釣捕捉。俱不可不戒。釣弋在聖人亦所不免。然無故則不可。若以此為業。則悖甚矣。

案 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斃蝦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蝦活者。盡畜之池。後文服丹砂。煩燥

死。投浸池中。魚蝦遍體如吮。驗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

李冲元夢一皂衣姬曰。妾腹有五子。子妾生五重十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幸貨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冲元曰。入夢者此也。即放之。享高壽。無疾而卒。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儻必不可得。勿傷其子。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畧一照。即投大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箸而死。億萬命也。

宣和間。商人楊序。夜夢神告曰。子逾旬日當死。能活數萬



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盍圖魚子放之。序醒，遂大書神語于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卽求其子放之。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果然。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取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炙。煮自云：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紅數日，乍死乍生。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尊，合家奉齋。寫經數百卷，超度魚魂，乃瘥。

宋曹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後得病，若爲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身，其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鰕，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躑牀上，痛旬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製鰕之法，甚慘。今其病宛然如鰕死狀。

### 勿宰耕牛

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上列天星，下興地利，有功于世，豈可宰戮？况凡生皆不可宰殺，而牛爲大畜。禮記曰：諸侯無故不宰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民間何可殺之？食之故，歷代皆有訓戒。徧觀



古今載籍殺牛者尤多。顯報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隕鬼逐，戒之三日，名書金籙，永以為戒。子孫百福。

帝君不徒言牛而加一耕字，正欲人念其服耕之苦，大有功于人，何可不常存愛護之心乎。

案 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

陰功浩大，抑且不悖 王章矣。

宋桐鄉人李華生，二子長時春，好食牛肉，病疫，妻徐氏尋醫，途遇白髮翁曰：疫病多尋喫牛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春死，次年報夢于父曰：祖修德有我，因父孽罰我羅雀多，盲目宰牛必破家，不誣也。隣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養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日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啟戶，無人，屋梁折，竟壓其榻，陳得免禍。

台州居仙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揖而求觀，遍覽無



已名獨有李遂天三字。車人指曰：此非爾名乎？李佯拜。四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即更名遂天。其年果父子相繼擢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儻能永戒，可屬汝矣。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嘉靖二年，胡公鐸任福建布政使，侍郎林公俊忽昏睡久。

之覺，語衆曰：適童子召我至一殿，侍衛甚嚴。語俊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皆囚此。其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偶逢祖尚書公，聽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壽一紀。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



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為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恃此戒。遂立一簿于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啟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享年至百歲。

李鑑所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其前代陰騭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至算減祿絕言。甫畢。傍一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否則判入地獄矣。姜曰：願指示吏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花經。金剛經。感應篇。陰騭文。汝若發心可得免脫。姜依言求之。冥王果令還陽。姜遂書經持咒誓不食牛。後登第。位至翰林學士。

秀州青龍鎮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視見青



面人送一青簡內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觀暴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自此合家不食牛肉。且以勸人勿宰食。累世貴盛。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即同里某人也。自幼宰牛。後數日楊讀書香山中晨起。忽見屠牛者父子陰魂俱戴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問之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蓋此地獄萬苦萬刑。無有休息故名無間。

紹興初建州甌甯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殺牛所殺甚多後買一牛于野外去家稍遠乃踴之以歸擬至家

屠殺忽覺髀如熱不可動蓋已聯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莫得減罪經數日而死子孫自是改業

廣陵馬世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母朱氏止之容戲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拜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日容為雷擊批一牛字于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

勿棄字紙

註 自蒼頡作書闡天地之靈秘而文章流通宇宙愚魯因之而睿智貧賤以之而富貴至于人情之嶮巇世事之紛糾



莫不由是而底定則片紙隻字實為上天所珍惜學人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况散之為字集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

帝君有勉惜之諭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告戒痛切詳明奈世人昧昧不察穢褻輕棄甚至糊窗覆甕抹桌剪樣踐踏勿顧以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以之點火大半委地燭根餘紙棄於街衢寫詩句于爆竹列年號于磁器印記識于鞋襪種種罪愆不勝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矚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謹哉士君子或崛起青雲或奕世金紫不可忘其所出來故有志功名之士固當慎重點畫即無心利祿之子亦宜畏敬斯文不于其身必于子孫天道非遠隔也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千天怒則知惜字之功為不小矣經云惜字一萬增壽一紀佑聖真君戒惜字文云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埋淨土賜君福壽永無窮奉行若不費錢不費力獲福無涯莫此為甚胡不勉而行之焚過字紙必或以淨器取灰或埋淨土或投遠流大水中蓋紙雖焚過其字仍存不可忽畧而踐踏之也

案



帝君諭敬惜字紙文曰士之隸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  
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  
一夕夢

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之我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  
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口未幾果生一男遂  
命名曾狀元及第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  
書視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于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  
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裏褥或以泥窗踐踏  
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

我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况我自  
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日苦學  
鷄窗一旦塌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為有司之黜終不能一  
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主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子孫不識字舉家因  
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為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  
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解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  
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  
葬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無差昨因



老君降生之辰

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天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于土。或焚之于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卽消災而降之福。知而不敬。卽奪其福而降之殃。

玉帝旨下。專委我徧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于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于真中降報印施。今又降于南安戒諭。普行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功名之梯級。而父母青望之門也。諸生一誠相感。故吾輩言之。以救士風之類。庶幾夫子之道。重于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卽我之願望也。世人見此。卽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則獲福無量。若不知敬。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練州許潛。自俊庚戌會魁。先是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筐一隻。竹箝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燁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中式。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于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



夜○桶○不○得○遂○將○殘○紙○藉○于○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  
翻○閱○故○書○即○茫○然○不○省○拈○題○構○思○曾○中○如○有○物○礙○不○復○成○  
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天○

何○吉○素○不○惜○字○紙○嘗○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為○  
迂○一○日○抹○桌○後○即○投○于○地○家○童○灑○掃○誤○入○廁○中○越○七○日○忽○  
雷○火○大○作○吉○與○家○童○皆○震○死○廁○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未○婦○荷○鋤○往○田○忽○為○震○雷○擊○死○  
其○子○甫○垂○髻○亦○為○雷○火○所○焚○而○未○及○死○脫○其○履○粉○擊○碎○之○  
人○爭○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歛○若○  
火○輪○環○遶○庭○除○家○方○宴○客○數○十○人○皆○懼○伏○股○慄○旋○飛○入○室○  
震○馬○妾○于○樓○上○腹○首○俱○碎○屣○其○襪○履○之○屬○其○中○字○紙○片○斷○  
糜○折○蓋○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鞋○底○故○受○天○誅○如○是○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少○養○宦○家○不○  
知○敬○惜○字○紙○康○熙○八○年○間○年○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  
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由○門○陟○階○及○堂○見○堂○  
上○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



不敬人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而已晚矣未幾卒無子

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敬字之社以名不以實猶不免于包銀裏物甚至有旋汗旋焚之說不知全無敬心明知明犯其罪更甚嘉靖間俞淨意感遇寵神深以此事勸戒不可不警惕也而有說馬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惜于既有字之後尤當惜于未有字之先周霖公先生有惜字正論

十二則謹錄于後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

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悞人功名者此字

當惜 下筆有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閨

壺陰事及離折婚姻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使人

活者此字當惜 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 下筆

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顛倒是非使

人脚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

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

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註明財是錢財、產如白房生業之類、謀者非其所欲棄而設計以圖之也。貧富窮通前生分定、奈人不察、而或巧計圈紮、或心懷強佔、或阻其便利、以圖吞并、或幸其禍災、以圖方富、蠶食陰謀不一而足、亦思人加于我、我何以堪、以此推度、心地自平、况謀人財產、天遂其願者、萬不得一、枉費好心、反為他有者、往往而見。王法彰彰、陰報鑿鑿、殺身亡家、殃及子嗣、禍豈止一身一世已哉。故不特不當有是事、千萬不可萌此心也。

案 徽州知府鄧繼曾初任時、其親某御史告之曰、君方初任、切已苟利、昔予巡案雲南、夜宿一處、秉燭獨坐、空有一人前來叱之、應曰、我非人、乃為君守財神也。待君已久。予曰、金何在、神指曰、座下是矣。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予曰、能為我送歸否。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後將復命、適同年某主事托予保舉一官、受謝金五百兩。以二百饋予、後歸家、備牲祭神、其神復至、出其金止八兩。予問曰、何故少二百。神曰、前某主事所饋二百、即此數內物也。予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因君至戚仕途、方始特



澠此告君以見定分有數不必圖謀此嘉靖戊戌年事  
了。澠少英爽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佳極卽書壁云今年  
狀元是了澠澠遂自負一日見二蜀士多貲澠遂延賭得  
六○百○金○又○遇○相○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得○非○設○心○謀○利  
以○負○神○明○乎○澠○悚○然○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曰○既○發○心○神  
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然○居○五○人○之○下○矣○澠○亟○還  
之○是○科○徐○鐸○首○魁○澠○居○第○六○

海寧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啟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  
杭城大火天生夜立于路忽見一婦同婢擡一皮箱驚慌

中誤認郭爲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次日郭仍至其處  
待○之○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明○其○故○卽○取○箱○還○之○時○郭  
年○十○九○歲○歸○患○危○症○見○有○人○持○牌○來○攝○至○一○大○城○見○主○者  
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應○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  
箱○善○事○合○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唐軍吏吳宗嗣有吏貸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吏  
衣○白○來○潛○入○廐○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吏○正○是○日○死○也○駒○長  
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宋澄海門外有專謀人產者家甚富乾道八年秋有道士



至門化齋各不與道士出而笑曰我豈少於食哉主人罪深故來解之今若此不可救矣已而雲霧陡黑雷火燒其室一生蓄積頓成灰燼

宋鄭榮狡惡起家里中有一富翁子榮與結親百計謀其財產直至行乞而死榮既富行鹽于江河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中有一寇儼如富翁子縛榮父子淫其妻妾女媳盡掠其貲而去榮復大困貧苦十年而死復子亦乞丐

湖廣盛某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五間苦地

窄免人與隣張姓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扳張張不能辨

而死于獄妻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

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為子孫計故設此謀今

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

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

驚向後一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身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隣人鄭氏之產以為園圃所存惟嘉

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

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



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中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廁主人于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執夫婦伏法

江陰青陽鎮康熙十四年六月大旱一家素貧無力車救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尚可救乎夫曰口食不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已滿兩大罈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未至五更卽出募工妻起煮飯而米已失去矣蓋其米藏于床下隣人聞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恐夫歸責之遂投環夫率衆歸叩門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衆皆嘆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隣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罈震死當街罈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

康熙二十年六月青浦郊外有一人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途遺失一同行人姓金係青浦縣差見而拾之當卽向金姓討苦求不得金反以摧糧銀在身爲名毒毆其人而



去其人以此銀一失閣家餬口無措無計歸家竟往城隍廟神座下哀號哭訴其夜金姓隣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明晨金不啟門隣人視之金已跪倒床下死矣原銀猶在床側也

勿妬人之技能

註 技是技藝能是才能天之生才甚難世不易有遇一技一能之人若已有之百計成就之顯揚之此天地公好公惡之心也彼不仁之人心亦未嘗不知其善而我見人見一生橫起邪心惟恐其相形而不利于我或惟恐其得志而獨利

于已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于是阻人功之力進敗人功于將成其始起于一念之微而其害至于妨賢病國禍世虐民殃及子嗣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于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案 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位皆隆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仕魏自知才不及臏乃以計召臏則其足使成廢人齊威王即用臏為軍師時涓



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臆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  
 之後涓伐韓臆又伐魏以救韓度魏兵夜至馬陵書白于  
 樹曰龐涓死此涓果夜至火光燭樹萬弩俱發涓乃自刎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  
 說難書恨不獲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  
 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  
 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為  
 天道循環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嘆賞之問

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進曰此才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妬心如此宜其後死無葬  
 身之地也

郭尚書贇初作賦即有名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  
 由是連上不中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  
 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贇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  
 俾復就選得中第

江陰張畏暑積學工文嘉靖甲子南京鄉試落第大罵試  
 官時一道士在旁微笑張遽移怒曰汝何笑我曰相公之



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焉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試官不和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由此感悟，折節自恃。丁卯即中式。

省士劉生與徐生結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佯擠入叢中墮之于地，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之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下，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 勿淫人之妻女

註：已嫁曰妻，未嫁曰女。食色性也，惟此二者不待教而能不待學而知。才人傑士往往于此失足。蓋平日讀書談道，目不見色之時，人人易守此真正之心。一旦暗室屋漏，邪心偶動，或紅顏曼態，目送眉挑，不知不覺，墮入羅刹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要相壽算于此，增除功名于此，與奪毅然不動，方立得脚根定。故此一勿字，要人立地起念，即立地一刀割斷，着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情念。天堂地獄一時立判，此人字要看得廣，不特戶外為人，即僕隸使女俱是總之非我之夫婦，即是他人之妻女，烏可稍存一點欺心諸惡業中，惟淫最大。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



淫為首百善孝為先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真  
 律云淫人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凡人淫  
 心起時不可不從發源處早自禁絕念慮一萌陰司已列罪  
 案若見人妻女即作自己妻女為人引誘想則淫心頓釋矣  
 更見人婦女無論親疎貴賤當避嫌疑吾之修身立行猶次  
 彼之干係名節甚大使女名節尤不可以賤而忽之忠孝節  
 義出于天性無分貴賤若以主勢汚之法干天譴閻閻之事  
 不特不可犯并不可談及經云口過與淫惡等

案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

徒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惻  
 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  
 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

羅成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  
 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于一室  
 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節鉞元賓曰  
 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  
 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諸子皆顯官纓簪不絕  
 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隣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



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去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愕然遽起而  
 門已閉乃以手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終面壁  
 不顧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即旋也彩旗  
 上皆書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一語守莫測其故丙辰  
 旋果狀元及第太守稱賀因述夢中語父曰此老夫二十  
 年前書空語也終不露其事

湖州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州有道望遠近信服  
 有一姻家孀婦子幼欲延一師因薦觀頤孀婦禮遇甚厚  
 忽一夜私奔焉頤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

逸遜州捉之數次不赴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觀頤同其

姪節甫舉于鄉又同登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冒起宗萬曆戊午科登鄉薦後增註

太上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故于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  
 應當日佐之寫者南昌羅靈嶽也辛酉羅君歸越八年羅  
 于正月初二夜夢仙流三人一老翁蒼頭黃服二少年披  
 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  
 久羅聽之愕然曰此冒孝廉所註感應篇見他色美全  
 註也讀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咏一詩即咏曰



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  
 花一到滿城紅。羅醒卽作書。詳述夢中詩。千起宗子曰。尊  
 公捷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  
 字不差也。是年冒果高捷。八月歸省。兒出羅君書。冒曰。觀  
 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望。冒過舊友陳宗九齋頭。  
 閱卷見榜花二字。註云。唐禮部望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  
 冒姓實應之。可見淫之一事。固為萬惡之首。有志青雲者。  
 尤不可不戒也。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椽。有龔蔭指揮擊冤獄。

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請以女奉箕帚。趙搖手曰。此名  
 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畢竟不從。後其  
 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  
 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  
 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  
 庭下。衆保陸樹聲為善士。因召其外父李生問。其平日作  
 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于邪色不苟。已而登會榜第一。  
 子彥章亦為己丑進士。



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爲己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名。己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微得失。莫不相同。二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隣婦孀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同若挑。

爾甚。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殼。弟下第矣。弟復誑婦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金爲言。婦傾囊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殂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顧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社焉。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誤捲母鞋。一隻墮師床下。師徒皆不知。揮使見之。疑其妻。入問妻不。



服揮使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啟  
卽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叱其婢不  
肯開門揮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業東翁相  
延豈以冥冥墮行哉誓不亂門終不啟揮使怒頓平明日  
師欲辭去揮使謝之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  
是年卽登第後居顯爵

昔南京一生應試風儀甚美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  
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  
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  
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明日放榜不去  
生已登第因告人曰僕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頂出思  
求 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

宣聖繼謁

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臯舟

人少女美姿善譔意欲就湯湯止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  
令還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淫故求相救汝宜信心樂善  
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  
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



言言錄  
畢即進至辛丑科即中進士

德清蔡狀元啟傳號崑陽初應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淚不止公問其故曰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汝較但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輜舁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後夫人即舉子康熙庚戌公遂及第

李登年十八爲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

叩

文昌帝君帝君命吏持籍示之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隣女事雖不諧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房屋至形于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于長安邸中淫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隣人室女爲惡不悛已盡削其籍今死期至矣尙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鬱而死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隣女致女死于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



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為粉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慙憤而卒。

京師人劉堯舉。父宦秀州。隨父之任。買舟就試。悅舟人女。艾第二場出。未午歸舟。翁媪入市。遂通其女。是夕劉父母

同夢神告曰。郎君今歲應發解。因所為不義。

上帝黜落矣。發榜果見黜。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是夜陸夢與師俱為城隍所追。大加詞責。命查祿位吏檢簿。

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

上帝削其祿籍。丘某抽腸。方醒館童敲門報丘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夫淫心一動。鬼神即行譴罰。可實為其事乎。

江甯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為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為汝于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于星月之下。又于家中淫一婢。故除君名。及放榜果不中。竟以貧賤老。

鉛山人某常悅隣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



善書金鑑  
着兩翼化衣躍入隣家奮鐵椎殺之仍躍而出人皆以爲  
雷擊也後遣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檢箱  
見有花衣兩翼者怪其異製夫笑而言其改婦伴爲言笑  
俟其出卽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  
裂者

滁陽王勤政與隣婦通好有借奔之約而尙虞其夫之追  
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  
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餓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  
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卽到  
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  
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于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  
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異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  
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  
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  
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  
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汝離家雜髮



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真女子。豈肯與汝苟合。于是馳告寺眾。排闥直入。所見乃兩夜又蘊己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淫想。卽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于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因清明拜掃。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仲冬假館。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尚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才。將欲污人耶。鄉民含忿歸。詈其女。女遂自縊。錢後中鄉榜。夢女抱子立于前。會試亦然。越歲授江甯司理。時以

鐘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賍論絞。命下之日。錢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頸。次日卽正法。

總之貞潔者必得其福。好色者必亡其身。故不可之書能徹夜小典史。早占鰲頭。不把琴心通一點。薄相如遽顯科名。艷妾亟還產龍頭之貴子。侍鬟不納。顯黃榜之高名。拒奔女而動太清羅殿元夢。占廷對獻群姬。而封一室程太尉。終建旌旄。秦君同舟不亂。累代簪纓。何澄療病不淫。一時貴顯。拒美婢之呼猫。茅副使文章名世。避裸形之奔女。陳九疇甲第聯芳。錢長者不雜愛慾。生子腰金。徐吏員不



淫罪婦身登二品。聶志力辭奔女。三世登科。馮商暗室不欺。四德顯報。至于公孫爭室。懸首周衢。良夫肆淫。袒裘就巫。臣竊姬以逃禍。延滅族。嬰齊下報。獲罪祭而得亡。貞正之獲大福。邪淫之遭奇禍。古今來指不勝屈。畧述其見。共聞者數十條。以為同志法戒。幸閱者敬凜之。有志功名。啟迪後嗣者。尤宜凜遵也。夫世人淫佚。多由邪視。若能看破迷眼之相。牢拴蠱惑之心。則福壽綿長。功名顯達。如操左券矣。胡不勉而策之。

勿唆人之爭訟。

註。唆使唆也可以不。至于爭。不至于訟。而為挑撥贊成之。激烈引道之為唆。爭者必訟。訟者必爭。故曰爭訟而爭為訟之端。訟又開爭之漸。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人身有貪嗔癡三病。而爭訟為嗔癡之尤者。人方惑時。一言點破。或平心化導。造福無窮。使唆之人。非起于怨。即起于貪。陷人而自快其忿。愚人而私利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業于今。積報于後。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不特在公門。為訟師者。當猛然回首。凡遇忿爭。俱當和解。



案李無競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鬪曰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爾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爲我解爭真善人也吾居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無競思此巧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一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以桃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崔煒于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店家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于途曰蒙君解難我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卽愈卽遇一僧贅垂于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嫗卽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盡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餽口中流檣折掠敷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痘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



難免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歸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  
壤質曰此是我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  
質愈願立即疽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  
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嘆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  
歷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于景泰中有禁錮  
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  
財官有其三七歸于已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  
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剝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桁楊桎梏歲月不離  
因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生前本寫詞狀唆人爭  
訟故今身受其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自着桎梏三日爲  
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

康熙六年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濟世居閔行鎮正  
月初一晨起方拈香忽頭眩痛倒見差役四人攝至虎頭  
城下同牌共拘十一人用樸居首城內有一人出依牌唱  
名各付一竹箒令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



看一生善惡名下有一善事用一紅圈有一惡事用一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黑圈十六首件爲代友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因已貌醜倩樸往嘉定代看成之得一女甚美已收聘成刀矣一人私語曰可惜好女子嫁了海龍王女聞之大疑卽欲與樸成親樸不允女誓死不嫁別姓友怒棄女而歸并不取價父母無措因復強樸樸曰我代友而來安有自娶理今友旣不成吾家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得也遂作家書女命伊兄同到閔行鎮看虛實及至適樸父立門首見

家信大怒詬罵伊兄歸述女慟哭而縊次件爲陷姦事閔行鎮有木商年老喪子媳甚艾里中素欲染指無由乃誣商以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亦與首焉商不能辨忿恚而死媳恨冤莫申亦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疚心之事不及盡述總之舉心動念絲毫不爽紅圈者止一件不過爲人解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更有已經忘記者無不言之鑿鑿看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上另掛一牌曰某人等幸有一二善事發還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生時已正月初三矣因此再生痛自追悔杜門不出齋戒



誦經以贖前愆。朱用樸自述夫用樸止以釋訟一事而遂獲再生。合上觀之使唆者如彼。勸釋者如此。凡為訟師及使唆人者。可不知所戒乎。

勿壞人之名利

註。名利二字人所同欲。而患得患失之心。勝則有出于壞入以自成者。豈知我壞人人亦壞我。我成人人亦成我。得報往往不爽。要知名利已屬身外。乃以身外之故而自壞其身。心恐知者不為也。壞字該得廣。如以私讐造謗。以夤緣傾位。談婦女之閨闈說僧道之破戒。絕人活路。誘人嫖賭。富人前說貧者行短官長前說賞賚可除之類。皆是。

案。吉水羅循會試寓京。失去襦褐。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同類。非吾褐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為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卽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于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哭而來。曰。八年為商。積金一囊。醉後于此失去。劉卽還之。商分其半以謝。一無所取。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合貧。敢掩人物為己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



終無悔恨既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于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墮公隱然納杯帽于其人袖中扶掖使歸終不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于同學其人訴于郡評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于衆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既折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爲副卷者卽詎璋同學也士民咸稱天道之公莫不大快明年蘇冠南宮。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于貶所。

甯波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某李百計攘得之入京就選黃緣首相之門求順天府司訓許之未出榜前忽至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我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群譁于吏部門



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任。明年王錄應貢。就選恰得順天司訓。

昔有一生素相交好。俱業春秋。臨場同寓。一生忌其才高。而同經密取彼生筆。嚙去其穎。及入闈。抽用已盡。禿矣大驚。慟哭欲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膳畢。則仍禿穎也。次日嚙筆生。以違式帖出。不得終場。而禿穎生魁選聯第。

勿破人之婚姻

註 婚姻天定。人豈能破。或為人破者。畢竟非婚姻也。然而

造惡之人。有時立地風波。敗壞良緣。即使天不作合。而我起此一念。豈非徒傷陰德。故無論婚姻之破與不破。舉此一念。陰司已列大罪案矣。破有三等。有破于將合而不得全于始者。有破于既合而不得全于終者。更有人所不可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類。尤當警戒。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天堂地獄。只在一轉念間。可不畏哉。

案 文紹祖福建福清縣人也。聘柴公行女為媳。既問名。



柴女忽病瘋紹祖欲別聘其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速之禍也苦勸仍娶為媳次年其子登第媳病亦痊柴女連生三子皆登高第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失足溪中程遣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于外非完文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孀婦撫養之教之讀書燈下嘗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先生之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叫絕文

完忽放聲大哭適程孝廉與之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料燈煤焚卷數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膽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即以卷與程遂中進士少年詣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卽我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之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天道好還何報施之巧也

四明葛鼎龍號海門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



揖而去。神托夢于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券。免葛代筆也。葛聞而悔。過力爲完其夫婦。後止中鄉榜。官至副使。

鄭叔通聘夏氏女爲妻。及登第。夏氏病啞。衆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旣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父書。秘不以示孫。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于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中矣。孫愕然失色。曰：向在某州。適見某夫婦相詬求離。某因爲寫離書。不意

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生曰：某爲合之何如。因問其人姓名。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甚感悅。後孫亦爲顯官。所至有離婚之事。必宛轉調護。

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爲家婦。未婚。爲大兵所擄。後乃贖



歸衆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若不娶此女遂無所適矣娶之終日媳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鄭和中少與王氏女結婚後和中父卒家貧女兄王固爲萬州推官有休親之意然迫于公論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遂隔絕之和中竟憤死兄乃以其妹改嫁濟川教授陸嵩王氏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現送衢州東嶽追勘越數日王固卒未幾陸嵩亦卒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初無背夫之意獨存後王固子娶徐氏亦爲外家所奪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其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商于鄭鄭卽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鈞去適管筆者至購選喜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攜筆入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摻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責杖革去舉人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註 兄弟人之手足也那有不和之理而世間往往有自傷其天性而不和者已爲不祥之甚若使人不和豈不大干天譴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烏可以一己之私讐遂離



人之骨肉夫以私讐之故

帝君尚且痛戒寧可無故而輕為離間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于兄前原弟之過于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讐而善為調妥如此方為君子之道天之報施善歷歷不爽

案一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為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真要路也

宋呂陶合銅梁民龐氏姊姐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懇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懇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日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分析後雲譖達于容曰爾



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子爾弟汝可索之子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鬪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雙目乞于途雷擊而死浙西米信夫為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與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于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女子媳八人俱死于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註 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間有之者每為利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使人不睦者更當何罪故于父子之際少有睽違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使復其天性如此方是仁人君子要知利是天地間極惡之物譬如箭頭上毒藥着人必死故要除種種惡孽先須從利字根源打破倘以利之故而離人骨肉此真奸險之小人覆載難容鬼神譴責可不戒俱哉

案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行舟與一胡商舟楫相次胡



病邀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因以二女托皆絕色胡死財寶數萬約籍其數寄之于官為二女擇佳配殮時以所遺夜光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大夫莫不嘆服公享福壽子孫榮貴無比

劉思女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為婿既而謀歸竊見妻與女兄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幾盡今僅存其半適立券為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為人婿逼其家以粧奩而使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

侍郎

楚王使使為太子建娶婦于秦使歸報平王曰秦王絕色王可自取王遂自納之更為太子娶婦使恐王卒而太子立必殺己也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稍自備也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殺伍奢太子奔宋後奢子員借吳兵伐楚滅使之家

江充為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忌太子會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千太子宫中得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迫捕充斬之太子自殺  
上遂族充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八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賂  
蕩遂致傾家竟賣房子池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恨而死  
後池三子五孫皆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為祟也池懼  
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  
池誘其子蕩產者而不意頃來祭禱者即徐池人池聞之  
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註 倚恃也。居權勢之人有權而若無權。有勢而若無勢者  
上也。其次恂恂好禮能善處其權勢則亦賢士大夫矣。若夫  
倚此得為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為之勢此必無賴子弟之所  
為也。而士大夫亦有蹈此而不以為恥者。百年身盡富貴冰  
消回首一生如同草腐。而昔日受侮之良善其子孫又有繼  
之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往往有之。然則善良何可辱也。權  
勢不足倚也。

帝君一片婆心諄諄為人誥誡之人何可不時刻警省辱字須  
看得好不特桁楊斥叱為辱即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亦



是蓋有權勢者其心易驕。良善之人又剛直不媚。則辱端易見。故居權勢者。當時時敬謹。而善良又不僅指賢人君子。總之無罪之人。皆善良也。

案 宋王沂公中狀元歸郡。首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路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過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馬而上謁。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也。噫。王沂公中三元。尚不知權勢。彼侈然自倚。豈不自媿。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縫敝葛。

一塊於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着敝葛時也。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污其衣。家人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漢宣城郡守。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使君。卽去不復來。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嚙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慙止。今日虎使君。



呼之動牙齒。弘治間。一令倚勢貪暴。時獵者獲一虎。有土人作詩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常熟嚴文靖公居鄉。途遇一生酗酒。詈公公。命輿人趨過。生次日肉袒請罪。公曰。我未嘗出門。子悞矣。大慚而退。浙江給事蔣公。性中清貧。鄉居駕一小舟入城。因水逆。自稍舟尾。適觸糞船。大如窘辱。一僕曰。蔣老爺在此。敢無狀耶。一僕欲揮之。公曰。奴哄人。我非蔣老爺。命牽舟速去。齊瑯琊王使愛妾治髻。忽有烏啣黃梅。過庭而墜。王疑妾

有私期。擲菓為戲。使奴仕外。胡視怒。素怨妾。詭言見一人。向籬窺探。追之不及。謂奴有用。賞以千錢。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卽遣下。堵笞殺。妾解衣誓曰。公賞罰不平。今日之死。實為偏信。若有天道。當令官知耳。俄出為雍州刺史。時見妾來索命。無何為長吏所殺。

史良佐南京人。為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立。乃報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尙書誤。却曰。尙書若何對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



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顯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子侵官鏹無以為償王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贖納官後府判子孫亦每為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康熙十六年青浦金澤鎮王望若子被盜溺水死縣令陳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即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

証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置之法外令曰慶若知情敢証盜而盜不一言及慶乎望若曰慶實贖盜求免非刑不招令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余據理而已刑豈可輕加終從寬議府廳皆依原招而望若終不服控上司覆訊慶知不免向父泣曰與其父子同死曷若我一身當之遂曰慶知情父無與定案因以慶為罪首丁巳五月慶同羣盜棄市慶謂用刑者曰速賜我一刃急赴冥司理冤矣望若取羣盜首祭其子獨慶首函定不能動啟居數月恍惚嘗見慶久之項生一疽延醫治之醫曰此臬疽



也不可救醫宿其家陰風慘裂屋瓦皆鳴醫不能留翼日  
望石疽潰頭顱爛落而死醫者某目見述之甚詳陳令因  
刊之以勸世 章敬述補

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于虐下故其一曰五不打者不打  
血氣幼不打氣味全病不打氣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  
已衰幼不打氣味全病不打氣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  
無人養人打我不打刑致死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  
將養人打我不打刑致死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  
天潢豈官莫輕打一命之徵亦列其籍生員莫輕打斯文  
宜輕責官莫輕打有過細番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  
關係風化且魚龍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婦人  
變化莫可測職

莫輕打名節干於性命三日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急迫  
打則人愈勿就打念氣傷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  
速死行遠路勿就打行路辛苦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急  
用刑則血速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過當待我氣平  
攻心致死徐加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我見  
責問我醉且緩打恐刑失當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我見  
不真且緩打事未確審我不能處分且緩打慮其終遽然  
加刑後五日三莫又打已稜莫又打受稜之人血方奔心  
將致悔必致已夾莫又打火棍極刑人所難受要柳莫又打先打  
殞命已夾莫又打火棍極刑人所難受要柳莫又打先打  
瘡潰難治待放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順天  
柳時責之未晚



恤民。佳晨令節。憐不打。同人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憫人之苦。七日

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百姓該打。

為與衙投訟。不打。不庇私也。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

自用物。不打。不為已也。八日三禁打。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禁。

從下打。早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灣。或受私托打。禁佐貳

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贖替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

之念。之以重天民。南皋鄒公。曾將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

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昌也。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註 上文權勢指貴者。此則為富者言。富者必豪俠。必豪強。

故曰富豪恃富豪。而欺窮困之人。與上倚權勢而辱善良之

人。其罪同。其愚癡同。然而蹈此轍者。俗人往往而然。愚見前

人恃之。不久而子孫即窮困矣。後人又效之。如轍之相循。若

能勿驕侈。而以覆轍為戒。則善矣。

帝君曰。勿恃。欲人知目下之富。不足恃也。欲人知眼前窮困之

人。即我前身。即我後身也。且無論到罪過。而上天不免有滿

則覆之譴責。自勿登山而網禽鳥。至此。歷舉戒惡之條。示人

以不可不戒意。



案 嘉興屠應坡康僖公子也。存心仁厚，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立契絕賣。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令酬汝直前負不追也。」及坡宦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厚德。坡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坡取前券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其後子孫貴盛，綿綿不絕。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宦爲梗。一日有一中宦餽公豚蹄，乞公追負。公卽烹蹄，召中宦飲，并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債者訴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債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

惻然。公復呼來，蹙然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責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母，何忍使爾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債者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昶家富，素欺窮困，殘刻成家。鄉鄰困乏者，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鉤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券，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及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



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 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

帝君一片提拔苦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叮嚀而詳告之。善人爲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止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也。猶如與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

孔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受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情意淡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案 魏帝惡崔司徒。活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爲。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爲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



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我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行我平日

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尙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況其下焉者乎。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教之以誠。今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諡忠定。

歐陽修爲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善人，卽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



言便爲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澹然無營。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顏廷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爲國。薦賢澤民。誠可謂

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涑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甯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礪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弁冕天下。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令。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心服而速改之。學業



大進。明年遂登第。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註。杜。杜絕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謂眉目之間。言近而速也。善者宜親。則惡之該避。不待言而知矣。但惡不專指閭巷之小人。如在朝之竊權弄勢。作威作福者。在官之城虎社鼠。能禍福人者。天下大奸大惡。愚人往往畏其威。竊其勢。反自比。暱之。惟恐趨迎之不力。其究竟與之同陷於惡。同罹於禍。後雖悔之。亦何及哉。眉睫言其速。只在轉眼之間耳。人能忍此。須臾守其在己。則千古不朽之名義。亦只此頃刻間成之。

故人甚勿忽此眉睫二字也。遠避之者。遠之如荆棘。惟恐其或刺。避之若猛虎。惟恐其或傷。蓋惡人之禍。易於及人。遠避之。則不特不義不能累我身心。刑禍亦可絕我顧慮。

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

案。郭子儀病甚。百官踵至。姬妾滿前不避。盧杞至。子儀悉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陋極。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我族無遺類矣。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臣者王振柄國。備綵緞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餽。為書程。



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爲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秘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筭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也。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爲命檢。原當得衣幃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

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需。似可留也。其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負債甚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尤翁。卽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我鄉贈太僕孫公。父字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簿暮僱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詈。僕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呼之行。則舟子已於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如此。生子士美。字公絜。讀書坐花菴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



啟辛酉科第六名爲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  
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擊登聞鼓  
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子孫蕃衍子戚吳  
子綏眉爲子詳言之

由拳承德郎胡公諱昌穎字及皇賦性和緩度量寬弘排  
難解紛世稱仲連再見自本庠弟子員食餼至順治十八  
年輪選突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霹靂誣公賄保冒籍  
極其詆毀公從容和氣惟白所保無悞絕不言同庠生文  
行俱劣學政重之遂斥同庠生未幾同庠生不祿矣又表

戚陸某恃無賴嘗以辱罵相加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  
應一日無端至公家惡罵求直公含笑曰想我理曲耶容  
荆請復惠以斗粟其人不兩日暴卒衆異公爲前知公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人妄矣何足較哉公之度量如是  
其獲福宜矣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  
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鷂人遇諸塗避之惟恐不速

嘗須隱惡揚善

註 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



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不必論到陰陽。太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口業次之。陰陽又次之。昔

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者也。漢馬援戒子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况惟口興戎。陰報讐讐。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留意。

案 晉何隨素高尚。敝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笋。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第。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人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卽書於冊。叅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



知也。卒無所毀。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爲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門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隱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杜衍自歷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使之度。子孫尊榮不絕。

蘇州俞少保。父聞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

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

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衆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衆服其德。宜公享高壽。子孫俱顯。松江老儒薛河東。與錢鶴灘同郡。家貧。謁無錫鄒氏。自稱鶴灘之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曰。我當謁其舟。與之偕來。主任其往。卽以真情告之。錢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公執禮



甚謹。側坐談笑盡醉而罷。略無可疑之色。

蘇州葑門周生。行於野。見瑩然白者。拾視乃枯骨。隱隱有竊盜二字。擲去。行數步。耳邊微聞人曰。能掩我當有相報。周駭異。從人家借鋤埋之。後過其地。見埋處有鼠。自土中出。斃得一匣。中有三十二金。噫。死者之惡。不願揚。況揚生。生者之惡耶。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兩婦人。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之。既跪訴曰。一時誤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矣。不久兩生並卒。

江南已卯科省試。一生七草俱完。見一女子。按其卷曰。與我寫談人閨闔四字。生知爲鬼物也。喊聲同號。衆往視之。絕無形影。及衆散去。女復來曰。必與我寫此四字。生不肯。女曰。不寫由你。即將卷擲於地。生以卷必污損。及拾視。毫無損壞。及謄完七義。逐篇磨對。至第七義結語。已寫談人閨闔四字矣。生愕然。即以唾磨洗之。而卷已破。復於破處。



閱其字跡。仍是自己結句。此同號目擊傳述者。

江南壬午科省試頭場貼出一卷洪字七號添註塗抹下寫談人閨閣五十三事初宋撫軍監臨見一女子蓬首而趨後以冠帶官人隨之恍惚聞聲曰在洪字七號及貼出即此號也噫士人口語之禍可不懼哉

不可口是心非

註 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偽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有兩說。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且違悖。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是大奸大

惡。一則口裡不敢說他不是。而心中却道他非。此似小過。屬口業。佛家所謂兩口是也。二者皆為君子所當戒。然而口過畢竟尙小。意業畢竟為大人慎勿口頭。君子而心藏小人也。吾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佛經所謂抽腸拔舌。明戒之矣。

案 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值天雨。運糧不繼。乃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歸乎。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于是辭窮情竭。侯上



表効乎免死廢爲民人咸謂口是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少  
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爲李猫言其柔能害物也後竄死于  
雋。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  
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尙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恒向  
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說者  
皆無一與朝士惡其口是心非。縻其事。欵奏籍其家。其之  
半賑濟山東饑民。終身罷黜。

萬曆乙卯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  
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  
如笋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  
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  
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爲人  
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祝期生爲人輕薄好談人短。反唇譏謔。口過百端。晚年病。



舌黃每作刺血數升。舌枯而死。

剪礙道之荆榛。

註。剪。剪除也。荆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剪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誇。凡有濟于人。有利于物者。莫不儘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荆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

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鈎衣。傾跌于地。

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卽忍痛掙起。將荆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于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醒來忽聾啞俱痊。



除當塗之瓦石

註 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瞽，風不夜行，有大不利子人者，除去之，此亦剪除荆棘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為之者不必定以此為好事而為之。凡利已利物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為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 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攬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沂一桂，其甘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

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



壽二紀遂命還甦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  
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註 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  
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  
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  
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而募眾以成之眾擎易舉亦  
爲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况平易之  
道人所易爲有岨壞者安可不隨遇修理以赴

帝君一片婆心

案 漢王尊守東郡河決金堤會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  
璧請以身填堤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听俟  
水稍却因築長堤以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  
依甫築爲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爲左補  
人因名爲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乃築堤于通泰海  
三洲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



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纔容足而下臨不測之險壑行者覓怖乃鑿山爲道者九千文開闢之險至是爲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爲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于他處躡人畢一月卽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

三事某五夜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圯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途中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誠見一巖道坍塌曰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歎而卒後子承休由歲薦任廣文場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

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釋纓接踵。



善言金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  
圖利已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  
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  
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 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于向所  
未有者而創建之或于向所圯毀者而復興之功豈淺鮮此  
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為之事也有大願力  
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有實心  
者必有實事存乎其入之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之人始能  
為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今有力者當  
勉其所能為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為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  
功獲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一創  
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 唐王仲舒捐寶帶築橋澹臺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  
人名寶帶橋民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  
人無算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



神遣吏往。吏酣睡海厓。得囑文。惟見一醋字。遂以二十一日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去珠環。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城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荅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遂呼婢出。喻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歸。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告戒勿人。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峽州程伯夔。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滄和尚。伯夔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懽悅。右廊下枷鎖纒縷。無任哀號。傍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夔自是修治橋路。用功不倦。並及一



切濟人利物之事。後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年九十有四。歷五世昌盛。

歛縣余永寧祖以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水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寧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氏陽翟京居湖州四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妻金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

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即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子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

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坍。粉碎其舟。章敬述補。

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為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為一世之儀型。口耳之叮嚀。僅正一



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廣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人有  
一言之善。其為功德無窮者。如我。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  
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為善不必論定其財力。人能  
垂一訓詞于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于財  
力之施。

案 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過諸途。設酒慰  
之。曰。昔顏豨豕梁父之巨奸。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自是痛悔改行。  
卒為善士。

仇覽為蒲幸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  
奈何置子于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  
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

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于天下。歷  
官御史中丞。德壽並茂。

薛瓊身致相位。忌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于獄。  
餘皆盲瞽啞。偃。癡。癡。公明于臯見而憐之。曰。汝心行



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子臯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瓊失志力行。滌惡持善。子臯過之。見諸于疾。漸瘥。問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効。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

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衆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之壽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于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徧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達發解。順天婿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卽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嶽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

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妻私于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夫逐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佯僵而棄酒于地。主父大怒。答之後。妻問妾曰。汝



何不進而棄于地耶。妾伴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妾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妾遲之。罪在主母。故妾寧受笞而棄于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資以成人美。

註：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心賴貲財以成之者。如

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合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在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

案：查道未第時，嘗游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即罄囊與之，無吝色。

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葬，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既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為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饑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即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辯雪調准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即取前婚券包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

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問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為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真州一巨商至杭遇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即歸至揚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失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女必被夫箠死故寧自沉商嘆曰吾苦厄于數彼自天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復之杭



風阻舟于賄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即  
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  
耶細視之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  
特延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

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  
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未  
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

帝君統而言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事上循天

也中庸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  
間卽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存  
心不外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總不愧屋漏處卽是能無虧天  
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循字訓  
依依者如衣之于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冀望  
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爲仰體

案唐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叅隨二吏簾外間評一曰  
我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由天徵聞之卽作書付言此  
翁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



傳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卽補爲近職。徵怪而問之。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烟炊逼近。人拜師母。見布衣敝服。親操烹飪。止一老婢。老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役。令公曰。食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于人。不能無求則爲所不當爲者。有之。古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夜必記之于紙。人問其故。曰。總

之爲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爲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摘路旁佳棗以獻道。掛錢於樹而去。此事甚細。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不取。或曰。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取而去。其循天理之處如此。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泔菜粥。清福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飢寒。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  
問其故荅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  
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  
道若承此差恐不預選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遂稱病註  
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遂得  
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恨而已  
仰思忠精堪輿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  
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

悖理當有陰禍仰覺托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  
卒家遂貧落

海甯硤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家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  
與以米爲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托夢於  
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  
冥司罪我罰爲大蛇在某廁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  
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廁發之果一大蛇携蛇歸作陰  
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葬之至今硤石有蛇墳

衡州清泉縣胡銘道光己丑夏觀乩於雷氏時司命神臨



壇示戒溺女詩九首。復示曰：胡銘前曾溺女，可續悔過詩。附刻勸世，以贖前孽。銘奉命作詩云：焚香泣訴灶君神，前此悞為溺女人。今日回頭將自想，初心不解是何因。為何溺女把天欺，自恨當年苦不知。男女皆為天所定，欺天溺女罪難辭。自從溺女難相隨，禍水一盆悔莫追。懇囑世人休溺女，我曾閱過不須疑。又結於詩後記云：余自辛巳溺女後，連殤二子，頻年顛躓，莫知其由。今蒙神恩示警，始悟從前自作之孽也。

江南廣德州富民陳達先，初生一女，夫婦商曰：溺之利於生男。鄰婦張氏，幫其取水。次年陳與張各生一子。陳子幼伶俐，及長，陳子持財嫖賭，與張子妬姦，將張子毆斃。官斷抵死臨刑，陳夫婦抱哭。兒忽大聲言曰：我原是你初胎女兒，因溺死我，閻君命我轉作男身，破你家產，壞你門風。當溺我時，張氏不出言勸止，反幫助取水，故我毆死其子，以洩前冤。哭來何益。陳與張皆至老無子。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即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人之學，不出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叮嚀勸



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其言必不誠。令味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無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所同。以爲言。此卽忠恕道理。此正是順天行道之順。非曲意順人之順。故衆是而是順也。有時衆是而獨非。亦順也。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要看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案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

上帝蒼蒼冥冥。我安能必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已。是非非皆順人心。將終。預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公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而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摔。至乃陳之家僮。陳簿責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學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



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撫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調爲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衆矣，遂自嚼其舌吐盡而死。

張獻苦好議人短，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偶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名彈，正中其額，流血不止，舌出數寸而死。先正有云：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人流俗以類推之，忌諱甚多，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處世之善術，亦君子之厚道也。又云：凡人客次與作席，不能遍識，最不可妄談時勢，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及其短行，必貽怒遭害矣。至於忿怒戲謔之中，尤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爲人，蓋我或一時激言諧語，而人之怨恨已深入骨髓矣。語云：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旨哉。

見先哲於羹牆



註 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爲世則。羹卽穀饌。牆卽牆壁。羹牆之間。先哲亦何嘗具在。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所以本心不見。若時時提醒此心。則行住坐臥。須臾不離。此爲眞先哲之人。中庸所謂戒慎恐懼。孔子所謂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顏子心慕

夫子之道。而瞻在前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矣。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悌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諾。後子孫繁盛無比。

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彬幼從會稽章瑄學。嘗作文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而瑄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瑄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慎獨知於衾影

註 慎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丈。皆不是獨的真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真我也。真我祇此一個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慎獨。慎此獨也。今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却未曾識得此真我。若曉得此真我。時時與他作伴。事事與他商量。他卻件件會教道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真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此謂歟。此蓋



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慎也。慎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

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直獨之謂也。

案 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成中郎將鄧騭聞而避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

上帝敕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已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



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去。秘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姓名否。荅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溥蒲州人。父商於淮陽。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

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叩領而去。後生太師溥。歷官吏部尚書。為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院檢討。

隆慶間。荆州府推官魏某。偶往夷陵。簡勘人命。道經某鎮。鄉宦徐少卿名宗者。家奉

文昌帝君靈甚。忽示夢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可預識之。遲明探之。果然。宗具衣冠。款謁甚勤。魏去夷陵不數日。宗復夢

帝君曰：可怪魏推官受賄百金。故出人罪。令死者含冤。



上帝削其祿籍。宗詫異遣人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母艱。復補濟南推官。尋陞戶部主事。卒於京邸。

明楊尚書翥嘗夢遊園林。誤食二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為之悔恨。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真不愧於衾影者矣。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叮嚀。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眾之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眾字。卻

不會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為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即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為善千人所見之處有限。為惡于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

帝君說個諸字。眾字。要人曉得。

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為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于一篇陰騭。



文矣

太上曰知善不爲善惡兩途禍福攸分之報也

案楊仲和爲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罰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疾病死喪無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上真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朝廷勅封爲悟本真人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於鷄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庵庵主軒轅翁聞行跡聲起竊視之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實行頃刻復回則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隨之翁意其死矣天明往訪無恙因詰以夜間去來故曰始之往也恨極欲殺之既而思其老母妻子何辜誰事畜之也遂已焉翁賀曰子必有厚祿因舉所見以告一念間神明已鑒之矣

唐蘇成性頑狠不嗜善每於往籍中所載美言善行必指爲曲學見人修善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若不堪身漸縮小遂變爲犬經歲乃死此知善不爲之報

明吳下薦紳某痛其子歿卒祈於忠肅公廟夢于忠肅曰汝記各一名帖害二十七人命否薦紳惘然蓋有巡道嘗



誤報海商爲盜眾皆憐之欲求薦紳一名帖前往解救而薦紳不允二十七人皆被拷死此可見方便之事當隨在行之決不可矜節怪吝而不爲也

學士楊應之聞一善言必書記之旋卽試之躬行

內翰賈黯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一生用之不盡

大諫劉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司馬溫公者至誠二字終身奉行未嘗敢離蓋善念初生必有物以感其心善行將成必有物以掣其肘善緣將滿必有物以敗其功若非百分精進理足以勝私鮮有不始勤終怠者矣

趙業被攝至冥司校勘之所見冥吏呈生人錄首列姓名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每日功過皆書其下功則延年增福過則減算加禍分毫不爽業還陽乃述之如華嚴經所云生人有二天人隨之一曰同生一曰同名常見人人不見神人但舉意發言動步卽書之所謂善惡二部童子是也

秀水潘琪爲屠多行不義峻人鬪訟攘其財物淫人婦女壞人名節後死經宿復甦呼眾親鄰曰吾見冥司報應不



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說疑為不信深為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日割其陰曰此我宣淫之報自斫其手足口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割腹刺心提出藏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如市言訖而死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即自割兩耳擲于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責其指即斷其左手二指擲于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擲于樓下當即昏迷家人擡回而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 以下數語乃是

帝君鼓舞警揚會意然人須知惡曜言神即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即我心所自為百福千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即有天堂我心有地獄即有地獄若我



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處着脚并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即可由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卽不誠故有一念及惡曜之心卽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曜那裡加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

太上曰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室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

今百姓怨苦者萬眾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卽隱。

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于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于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于天矣是夕災惑卽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宴于郊外夜



善書寶鑑  
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  
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  
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手書景清在此  
四字命歸粘于戶妖果絕

樂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困倦時見  
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却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  
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

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  
觀之則爲善之人寧有惡曜加臨者乎

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擁則  
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崇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蓋  
爲善之人名登金錄所以行住坐卧無時無處不有神明呵  
護也故曰常有

太上曰心起于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  
時常擁護



案漢管寧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沉沒瞬息惟自  
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已而他舟俱沒惟寧舟安  
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  
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  
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  
實爲

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  
官學道得証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  
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  
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  
龍偃絕上流水爲之立淺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  
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  
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  
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居家日夜禱謝忽有書



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

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目疾乃于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寧于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卽死不恨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

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于是顧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筭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宸仙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爲善之人自然惡曜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素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動人以勇于爲善意善有大小則報有



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已。善自我為。福即我享。故曰近。

案 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不貴必饑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携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亡失于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

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衣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 太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于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鼐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美女欲從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鼐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廷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于几前有



曹鼐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于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特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丞走白父索食。脾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隲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闖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為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即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携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伏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



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即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遠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于公之高大門閭。賈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為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為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

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

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為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室令密衛之。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



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坐域。養育諸姪。比于已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為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勛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曾昌熾無比。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檀。其妻鬻釵梳。買鄰女以為妾。翁歸。妻置酒于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脉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扃其戶。翁踰窻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謁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即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累世榮顯。

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于市廛。嘗于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知。雖極貧。窘毫厘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嘆于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



半謝之。文富力却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爲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于珪以鄉薦令鄱陽。孫奭由進士參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爲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爲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楊州高尙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

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卽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卽爲說合。隨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尙書。

餘干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



母與妻固留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恨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入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又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于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即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不可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

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 福與祥雖同而畧異福者祥之徵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即是福尙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孔子曰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慶即百福千祥也但尙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尙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于為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



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夕焚香為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

上帝命居先父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婿俱列殊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世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瓊審瓊之子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

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昆玉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婿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老家貧已雖饑寒凡遇飲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禱天地願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

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



日門未啓忽見廳上金玉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

無比

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註 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隲格天之效也有志為善祈福者不可不于陰隲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隲之足以獲福猶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子此篇終復作反振語收之使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携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 漢王賀字翁孺為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嘆曰我聞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與乎女孫為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為汝陰獄吏八節之日懇啓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為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為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隲又治獄平恕

上帝賜汝菜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



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一如老嫗所言

家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之其鄰云少客遺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且晚分離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

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第一至宰相封沂國公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輿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墓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輿師曰失此吉地豈可復得盍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恐後有發之者為立碑以誌焉是夜夢我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不報當送狀元為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應試將歸夢神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天



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湘湖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邸舍。遭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何必如是。卽持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商德公。徧禱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卽夢一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恒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他事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能猜。卞不受。且荅書。力辨無此事。其子謙曾孫錫皆登高第。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囑令改行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爲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也。公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撻囚血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陳。次守陞。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俱爲名臣。

宋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成禮。夫婦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明海門崔鑽。以稅銀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証而負焉。鑽變產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召橫曰。盍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鎔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鑽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諸宗弼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

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信。以出髭爲驗。覺則頰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稗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撒則荒人田。不撒則逆主命。乃將稗子蒸熟散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授封榮歸。壽亦甚高。曾於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黃稗事。故有此報。

太倉衛指揮林如松。爲仲子培榮。幼聘舅戚江子開女。未幾患病雙盲。江曰盲女難事箕帚。辭林另聘。培榮曰聘乃未盲之前。盲乃既聘之後。定數如此。義不可卻。及長娶之。生五子二女。夫婦和諧。子開無子。夫婦俱培榮終養。培榮

由世職出身。後任江西南昌鎮標遊擊。

黃承業妻張氏。小字玉德。祖我思慎。南西子孝廉。棄澤州守高隱。子球羅次縣學生。侍父不歸。嘗寓太倉。娶于金實生。玉德球與承業父建安。道義交契。訂以姻盟。繼而往廬之合肥。遂家焉。戊辰承業就婚。未及期。歸省患瘵。篤建安書至。肥永訣。氏盥沐更衣自經。死年十九歲。庚午秋事也。肥邑紳士詩歌傳誌。以表貞節。載合肥縣太倉州學二誌。徐澆妻王氏。珏女。自幼純孝。適徐未二載。澆病瘵死。氏年十九。嗣孤亦歿。矢志彌篤。或誘之再嫁。強委禽焉。聞之從。



容自縊時丁亥氏年三十三載州學誌有詩歌表揚貞節  
 大倉州民張攀桂妻胡氏名鳳七歲歸張養媳端嚴孝謹  
 靡所不周伊夫患瘵湯藥躬親經年衣不解帶迨疾急潛  
 刳股進終莫能療氏慟絕救甦數次送天殯後微覺舅姑  
 與母以氏年少無子日後欲另改適氏即投水死康熙五  
 十三年二月廿四夜靜時也年二十四及撈尸去濕衣母  
姑驚見刀傷方知  
 列邑人士以閭閻之奇烈驚天等事具呈州侯李公批胡  
 氏係出蓬茅志士金石殉亡人於地下一死靡他楫奇節  
 於寰區千秋斯在允宜錫獎用顯幽貞行學轉結詳憲請

旌○先行給匾曰貞烈可風儒學張曹獎曰天生節烈事屬採  
 風先為附籍

州學貢生龔漢卓兄蔚文久病嫂顧氏罄衣飾醫禱夫既  
 亡急營殯殮亦不甚號慟事畢日夕哀哭勺水不入口鄰  
 母勸以子幼當緩死荅曰有祖有叔孤兒何患無依吾年  
 少不宜留世辭氣亦平和不激如是哀哭將二旬聲漸微  
 一旦寂然入視則已死矣此所謂從容就義者  
 嘉定縣舉人蕭樸其子蕭信娶妻葛氏一載夫死守節孝  
 姑時里有慕其姿產計誘改適知不能免即密縫上下衣



裳合作一件清夜投水而死事聞給獎

江西宜黃縣民楊德尚之女梅姑許字符德彰未嫁德彰病篤梅姑偕母往視欲存侍湯藥母強即同歸既亡聞訃遂剪髮脫衣囑寄納棺殉葬復詣符視殮慟號旋即投縵死邑人以奇節希聞等事請旌建坊旌表

旌建坊旌表

太倉龔曰燭字蔚夔授徒以供親之甘脆修齋誦經仰答劬勞訓幼弟以孝友每夕講論典故母王氏病篤命垂絕曰燭潛斷左手小指和藥母得復甦半月事聞給獎後因

哭母成疾踰年而痊子大紳克昌先業孫亦繁衍

國朝初年厄遭鄉兵擾掠被劫而殉義金節者附後

趙德培妻王氏兵至被掠伺隙投水誓不絕口掠者恚甚投石碎其頭而死

武進士王璣繼妻許氏妹完姑甲申遭亂璣舍身任國事完姑自經許氏投水死

府庠廩生郭澥妻朱氏兵至海氏赴潮而逝女於海氏赴潮而逝

王端門妻任氏順治二年鄉兵至北關氏聞馬足聲投井死

吳善妻王氏被掠投水不死脅之登岸不從兵怒剝腹胎而死

曾起元妻楊氏順治二年兵至被掠誓不受辱兵砍數刀絕而復甦卒年六十一

張某妻楊氏順治二年兵至墳溼羣匿蘆中被獲眾皆繫去氏誓不從騎拔刀肢解之



以上八人未經詳憲。順治年間詳憲請旌者六人。縣丞龔允植妻王氏。萬曆舉人施良猷妻劉氏。子文鄂。媳趙氏。龔孟理妻呂氏。李泥水妻張氏。聞師尙妻呂氏。康熙年間者四人。金文燭妻吳氏。舉人曹訥斷妻王氏。盛芳妻錢氏。王公度妻顧氏。又有孝子一。人生員郁元明。子聖揆。於康熙年間詳憲會題奉

旨建坊旌表。現在蘇郡有孝子傳行於世。

文昌帝君陰騭文註案補錄

勿宰耕牛案

萬曆四十八年上元人王光在泰州開店。有周屠買二牛。先宰其一次。日又當宰一牛。忽越牆至分司觸門。闖者逐之。奔光店。竟入臥室。齧鯁流涕。周屠追至。卽咆哮怒觸人。不敢近。光持銀向牛曰。汝破我家。則聽汝。欲我救命。可勿觸。牛俯首就光。光恐周無賴。向分司求照。分司毛來竹曰。汝家何善。光曰。數代戒牛。毛曰。我八代不食牛。是以先投分司。而後投汝店也。光喂養三年。老死埋之。後生理自盛。



遂成富室

勿棄字紙案

長洲彭氏武進莊氏吳中積善之家也。雍正丁未會元爲彭公啟豐有同榜莊公柱之母夢三神議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等惟本人惜字一節莊不如彭一神曰卽改彭爲第一可也。旣臚唱後始知莊本擬元而彭以第十改爲第一莊自是勤於惜字生二子長存與乙丑榜眼次培因甲戌狀元彭以會狀兩元緝其祖武位尙書令子俱入翰苑至今孫曾科第連綿。

無錫顧珏乾隆丁未入禮闈夢一人索卷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書惜字者乃太翁勤於惜字之報也。

武林王杜先見婦女以廢書夾線卽以素紙裝書易之垂三十年不倦後登第生子聰慧早達。

勿謀人之財產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十餘年逢端陽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坐客作對一人號顧澗者先夕夢人教云



明日當對紫竹荷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管取  
獲利潤舉以對。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澗亦不深求。  
歸以語妻。妻曰：此冤鬼教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妙。澗  
聞於官。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吳氏有商於楚者。利其同伴之貲。殺而埋之於野。旁有石  
虎。推仆其上。謂虎曰：爾知我知。勿語人。虎忽應曰：我不語  
恐爾自語。商驚駭而去。後二十餘年。與一少年甚暱。復商  
於楚。共甜前石虎。旁告少年曰：此虎能作人語。少年詢其  
故。氏不覺傾吐。少年口應而心動。漸與乖隔。至相毆。訴之。

官發石驗視。抵服。計少年之生。卽同伴死之日也。

洞庭東山金駝子。曲如弓。戲稱金錠。慶賀者必邀到門。遠  
近爭致之。莫不奉金錢餽酒食。家漸殷。有田二十餘畝。皆  
膏腴。里中有力者。欲之而未遂。陰中駝役。訟傾其囊。田歸  
於有力者矣。駝子遂貧。而寂無顧問矣。異日至田所。望而  
興嗟。有鋤於田。舊佃也。相與語。知致訟者。里人也。駝子憤  
然歸。磨利刃。偵視里人動靜。知其飲於姻家。候簷下。更餘  
忽念渠自昧心。貧乃我命。擲刀於河。返走暗中。觸橋柱而  
踣臥。地久之。自覺腰背有異。至家叩門。其妻訝曰：何以亭



亭然也。聞於鄰，共走視。果然非拳跼也。遠近傳爲異事，亦稍有周給之矣。復小康，深秘挾刃事。云得奇方。數月後，里人忽餽遺殷勤，邀至家，治具豐腆，酒酣延之別館，促膝曰：「因君捐除痼疾，有懇於君，跪曰：我年逾五十，子七齡，去歲嬉於燈下，同於君之舊疾，思以療之，非君神方不可。願奉百金，駝不敢言。里人笑曰：豈薄百金耶？」駝涕泣交頤，里人怪問，復揖就坐。駝乃罄吐詳悉，則擲刀與其子，得疾之夜，時刻合符。里人恧然且悚然，相對亦泣。於其夜載駝之，夫婦養其家，盡還其田。明年里人又舉一子，七齡者死，向

非里人急於改過，又安能保其終哉。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我錢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竟入內。醒則生男，知爲宿孽，遂以四十千別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四歲視其錢僅七百，適戲於前，因呼之曰：「四十千將完矣。」兒忽色變，項折，目張，氣亦隨絕。乃以餘貲治喪具，埋之。蘇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住巷內，有一盲嬰，堂乳母領米三斗，遇雨入其家稍坐，母給之曰：「雨大難行，不如先抱兒歸，留米明日來取。」乳母果去，令夫來取，匿而不與其婦自



來亦不與痛哭而去。其夫痛打之。是夕自縊。月餘雷繞其門。子懼投母懷。雷就懷中提擊之。母亦驚死。次日復甦。向人歷言其事。口吐綠水。蓋膽破矣。康熙三十六年事。蕭山一商販洋歸。去家只數里。值晚大雨。避人家簷下。會主人出因借宿。客問主人姓名。曰張子畏也。携其囊甚重。因私計醉之。投錢塘江。得貲營運致富。一日其子至投屍處。渡江偶有同舟者。問其姓名。曰張子畏也。言未訖。忽發狂。曰。汝謀財害命。我何處不尋汝。舟人共拉上岸。徑奔至家。指父大罵。作欲殺狀。父大驚入室。持厨刀將殺其子。刀

爲子所奪。連揮數刃。父殞命。鄰里執送官。猶爲鬼語。且言床下尙埋百金。可證驗之。果然。乃收獄。次日旣醒。問之。茫不知也。因斃之杖下。康熙三十二年事。每見所載事。應如私奔不就。拾遺還人。二者無不獲報甚捷。誠以二者乃人生刻骨之毒。兢兢自持。恒易失足。顧能拒奔還遺。此非一時意氣所能爲。全本至誠以出之。雖一事寔足以動天地。格鬼神。大不等於尋常善端也。陷人大惡。莫危於色財。彰人實行。亦莫顯於色財。人其鑒之。勿淫人之妻女案。



正德間四明符秀才死月餘。後見夢於子云。生前犯淫律。且作諸惡。作南城謝五郎家狗。明日托生矣。亟請禪師爲我懺悔。言訖一鬼卒牽其項。一卒以白皮蒙其首。悲啼躑躅。子叫號而覺。明日訪謝氏果生狗。遍身純白。前右腳淺紅斑數點。易之歸奉養如父。狗不食葷。不踐茵褥。聞誦經便跪伏如懺悔狀。家爲廣作佛事。五六年後食漸減。十年內放生寫經費千金。狗遂不食而死。又月餘家之小鬟八歲。忽據坐大言如秀才狀。召家人謂曰。我得經懺力。還得人身。到家一別。家人問生前犯何淫行。乃言我實未嘗犯。

淫十八歲行過嫂房前。嫂方洗粧指環墮地。令我拾取。我拾置鏡前。脂流我右腕。嫂取中拭腕而笑。我因此情動。及兄客荆襄十年不歸。嫂時時從我笑語。或手撫我肩。我念倫不可犯。低徊不決。將至破義。嫂竟病死。我覺神氣憤亂。次年亦死死後有鬼縛我至一官府庭下。先鎖枷我嫂。我卽岑岑然背痛如負百鈞重。兩手踞地已成狗形。牽出門。遇一綠衣官人哀告叩頭。官人笑曰。此子似向我悔過者。且淫未眞犯。今已削祿專墮畜生足示戒矣。姑令到陽間顯知報應。以故十年來一靈不滅。今得懺悔圓滿。還報陰。



司將往山東沂水縣趙醫士家爲第五子。十四歲遇大和尚剃度。從此堅修。或成正果。嫂罰三世孤飛鳥。今在富陽江邊作鷓鴣。爾輩向佛。莫作僧尼口頭念。佛人間用一文錢。說一句話。陰司簿上分明。我去矣。小鬟蹶地而醒。東光有刑房某出儀門遇貧婦。詰之曰。妾夫伐人墳中樹。被執。故爲送飯。某戲之曰。與我共寢。乃爲釋之。婦問其居。傍晚而至。某拒之。婦曰。妾已至汝家。不釋吾夫。妾亦醜矣。某許釋之。引婦與妻同寢。自宿於外。明日將墳中中字改。成東字。伊夫遂得釋。其子鄉試報捷。時聞有人呼曰。爾子

乃墳東樹舉人也。貧婦因以得白。

紀曉嵐先生云。滄洲城南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一日薄暮。與衆惡少林外納涼。忽風雨至。遙見少婦避入廟中。呂與衆惡少曰。可淫也。時已夜。陰雲黑暗。呂突入掩其口。衆褫衣輪姦。俄電光穿戶。見貌似其妻。問之果然。呂大恚。欲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尙欲殺我也。呂語塞。乃與歸。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漸自投河死。蓋呂娶未久。妻歸甯約一月。歸不意母家被火。乃先期歸。呂不知故。搆此難。亦實天之巧於報惡人也。爲惡者可不戒哉。



趙永貞正德人。弱冠時有異人相之曰：子有善根。當二十入泮。二十三發解。若更積德。前程未可量。至二十果入泮。自以二十三必中。及期文甚佳。主司擬元數日。因有症。竟不售。私念前言。何以不驗。因祈夢於

文昌帝君。夜夢帝君責之曰：子今科原應中元。但汝戲侍婢。誘鄰女。故黜以示戒。永貞辨未成事。帝曰：子謂必成。姦始有罪耶。凡淫心顛倒。惡意纏綿。雖目無見。身未接。心田日暗。名位俱消。况汝調情戲謔。拍肩執袂。此時心爲何心。尙強辨耶。永貞叩頭痛哭。願從今日不邪視。心不忘動。尙

敢絲粟自寬。甘願身首異處。帝曰：汝旣悔悟真切。又能廣勸世人。當使汝名利如舊。後福無涯。諭訖。鐘鼓聲喧。驚醒汗下。自是兢惕奉行諸善。二十六歲仍中解元。乃作勸貞詩行世。越四年成進士。歷官藩牧。子孫守其教者皆顯。其詩曰：

我曾失足走危坡。子天身寒妻久疴。一旦猛然真悔悟。妻安子育中高科。才子風流不乏人。暗中折算每沈淪。因吟俚句逢人勸。說法如何我現身。他人妻女相踰鑽。百計營求圖一歡。汝女汝妻人若誘。爾時君又髮衝冠。雖



無其事有其心意往神馳情不禁。一念淫邪萬神怒。福消  
祿滅禍駸駸。淫爲惡首盡人知。卽就淫條亦有差。寡婦  
尼姑未嫁女。犯之烈禍最先施。有人結好一孤孀。精氣  
消磨神暗傷。作事多乖少如意。崢嶸獨子忽云亡。用強  
用計用才挑。人旣無情尙不饒。貞者失貞節。改節這般罪  
過更難消。况遇貞心烈性人。太相逼甚卽捐身。冰魂雪  
魄逢神訴。人禍天災頃刻臻。兩情相許號相姦。殃咎平  
分罪一般。更有邪淫女。來引就之冤孽報循環。或因情  
熱憎其夫。夫爲姦妻計殺吾。小小風流行樂耳。一團殺氣

汝知乎。婢女長成應遣嫁。僕妻乳婦有親夫人分貴賤。  
天心一陰律森然罪不殊。楚館秦樓勢利場。金多金盡  
見炎涼。殷勤情意皆虛假。穢氣薰來染異瘡。異瘡一染  
最爲殃。妻子相傳盡受戕。漫說宿娼無罪過。恁般薄罰亦  
難當。亦有風流未受殃。此人福命不尋常。若非問柳應  
朱組。爲愛尋花失繡裳。雖曰風流未受殃。此人福命究  
尋常。試看晚景多寥落。况問閨門不可詳。債號風流妻  
女還。本錢還盡利加添。勸君莫借真高著。此債天公督索  
嚴。



閩中黃正元少遇邪不得自持。友人示以呂祖功過格。見女色條下羅列罪款。不覺淚下。立誓痛戒。次年元日夢玄天上帝署狀元冊。謂正元曰。此汝持戒之報也。是歲生子永齡。聰慧異常。後宦山右。所如不偶。遣眷回閩。隻身獨處。憤懣鬱結。前戒不覺復犯。豈知淫戒一犯。閩中三子連殤。元配郭氏繼亡。正元萬里孤棲。潦到淪落。雍正辛亥窮而思返。對天虔禱。重行功過格。永滌前非。癸丑繼室李氏生子。妾亦生子。頭角端正。宛如永齡。自後宦途坦然。叠受國恩。二次遷轉。夫公前後互異。若此。其報直如桴鼓。洵可畏哉。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案

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慝。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網罟車犁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侵己利也。舉債必倍息。而後入其幼婦。勸諫弗聽。一日幼媳歸寧。行未一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卷。孑然無遺。一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畝。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不可口是心非案

宋澄海門外施八者。性便急。好談人過短。某有兄則曰。此負盜嫂之行者也。某有父則曰。此懷分羹之心者也。某貧



則曰。此以酒食廢業者。某富則曰。此以鼠狗成家者也。某孀居必誣爲失節。某閨處必詆爲不貞。某本善人。若被其論爲惡子。某本廉士。一經其口爲貪夫。顛倒是非。傲物輕世。一日有黃冠化齋堂下。入者呵叱不已。風雨暴至。見灰白二龍。震電轟雷。堂軒傾仆。悉成焦炭。灰龍南去。白龍入鴛鴦湖中。

垂訓以格人非案

嘉興周生才甚敏。屢舉不第。勵志爲善。凡遇談人閨閣者。必正色怒戒。作口業文訓人。萬曆間年已邁。無志科舉。

門生多應試者。強邀入省。偶出遊。犯布政前。叱詢係老儒。命題課之。大見知賞。爲懇學憲。得入棘圍。放榜前一夕。夢其父曰。汝前生少年進士。因恃才挾貴。侮慢老成。

上帝罰汝。屢困場屋。終身不達。前月有一士。應金榜聯捷者。爲姦室女除名。文昌佳汝。口業文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當登第。益宜修德。以報天神。是年果中。明年登第。官至御史。子孫書香世繼。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仇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



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且叩其故旺曰我恨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既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即有怪鬼相隨如此遂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道遂證道果

近報則在自己案

蘇州韓蓄齋有傭書人病疫既愈云土地捏去寫冊冊充棟十餘人晝夜不停筆皆人家竈神所報凡善惡巨細舉日舉時靡不具載土地削其瑣者報縣城隍縣城隍呈之

郡部上東嶽東嶽奏

上帝。至帝前惟大節而已。帝以終歲決賞罰。遞至土地施行。竈神原報仍封鈴而存之。侯人命盡封勘註銷。竊記長洲庠生某在友人家作知者樂水一節題為同輩稱賞。作妄想心我富貴。娶鄰家女阿庚作小妾。至三鼓忘睡。細君促之臥。乃舍茶大罵其妻。夢見硃批一行。著於正月十七到松陵。凍餓備及期訪之。生赴姻家看梅。舟至通津橋。船觸巡江使者。客皆執生以青衫免縛。至吳江釋之。果凍餓焉。順治年間王某科試江陰。居停主通糧繫獄。乃妻欲出而



無由王知之。遂云岳父陸某華亭教諭。現在送考。力能保出。遂通其妻焉。婦又付銀四兩。并一手揭求致批保。王某不爲之營脫。拐銀以歸。此婦愧恨自縊。及錄遺。又至江陰。始知此婦死於非命。後歸家道。由三家市。遇鄰人某同行。洩此事。其鄰曰。設心如此。必遭天誅。奈何。行里許。見頭上黑雲將雨。同避於牛車棚。王被霹靂擊死。其鄰傘亦不仆。陳某萬曆乙未進士也。未遇時。館於某家。與主母通。惟同館金某於陳之表兄某知之。向囑弗洩。及陳登第。許金厚報。陳在任。屢邀金。金至寓僧寺。每有關說。辭以事小。一日

獲大盜。陳語金曰。可矣。非一千金不可。又囑曰。此盜也。去則難追。銀須封存。金不知幾穀如所言。陳變色擒金赴審。坐以窩頓之罪。使者歸。亟報表兄奔救。已斃獄矣。及陳出謁上司。舟中聞鎖索聲。從役起探見牛頭獄卒。陳夢至閻羅王殿。跪見金蓬頭對質。王命一刀刺頭。血噴丈餘而殞。急歸。荷頸腫如斗。醫以刀開之。血噴丈餘而死。



--	--



